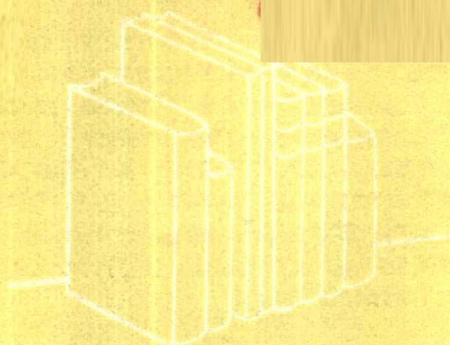




圖書館學翻譯叢刊

集中編目與
簡化編目

北京圖書館編

中華書局出版

圖書館學翻譯叢刊第七輯

集中編目与簡化編目

北京圖書館編

中華書局

圖書館學叢刊第七輯
集中編目与簡化編目
北京圖書館編

*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東總布胡同 10 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 17 號

中華書局上海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總經售

*

890×1168 1/32·37/8 印張·97,000 字

1958 年 8 月第 1 版

1958 年 8 月上海第 1 次印刷

印數: 1—2,000 定價: (7) 0.42 元

統一書號: 7018.18 58.7. 京型

內 容 提 要

本輯內容主要包括四部分：(一)蘇聯及社會主義國家的集中編目，敘述了蘇聯國家集中編目的發展過程，並介紹了集中編目的方法。(二)蘇聯圖書的集中標題，系統地論述了蘇聯圖書集中標題的三個發展階段及各個階段中的成就和缺點，並初步總結了集中標題工作的經驗。(三)圖書的簡化編目，闡述了圖書館圖書簡化編目的意義和方法，並對翻印書、再版書、附錄和補充本以及機關團體的同類資料的簡化編目，分別作了詳細的說明。(四)蘇聯圖書分類法的幾個爭論問題，報道了對列寧圖書館新分類法幾個爭論問題的情況。

目 录

苏联的集中編目	Г.Г.費尔索夫(3)
保加利亞、波蘭和捷克斯洛伐克的集中編目	Г.Г.費尔索夫(29)
社会主义国家的集中編目	Г.Г.費尔索夫(37)
苏联圖書的集中标题	Э.В.馬尔欽柯(47)
圖書的簡化編目	A. M. 节瓦金娜(64)
关于圖書分类法的几个爭論問題(論文和 來信綜述)	“苏維埃目录学”編輯部(96)

苏联的集中編目

Г. Г. 費尔索夫

苏联的集中編目制度

偉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为發展苏联圖書館事業提供了一切可能性，为实现集中編目創造了必要的条件。

集中編目从它的發生时期起，就已包括于国家政治教育設施总的体系之内。国家用公款补助、計劃和指导这件非常重要的工作。

在苏联，集中編目是由几个机关共同进行的：苏联国立列宁圖書館，全苏出版物登記局，加盟共和国出版物登記局，及国立薩尔蒂柯夫-謝德林公共圖書館。

苏联的集中編目，就其規模、范围及各种各样工作來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与它相媲美。不說別的，仅只全苏出版物登記局，在1956年一年間就出版了一亿一千一百八十万張卡片，而一个最大、最老的集中編目机构——美国国会圖書館，在同一年內却只印行了二千四百万張卡片。

为了配合本国的文化、政治和經濟任务，在苏联建立了自己的、独特而严整的集中編目制度。在它的圖書整理工作中，包括了現代出版物，也包括了以往年代出版的圖書。

現代出版物的編目工作，包括俄文圖書、苏联其他民族語文圖書以及外文圖書。圖表資料、乐譜、标准規格，也和普通書籍一样加以集中整理。杂志报纸的論文和書評的集中編目，得到了广泛的發展。

由于各类型圖書館的需要，出版了兩種印刷卡片：一种适用于大众和兒童圖書館，另一种适用于科学圖書館。

苏联集中編目的最初草案产生于十九世紀末叶。大家知道，莫斯科在这个时期已經出版了几十种附有印刷卡片的書籍。可是，任何一个提倡出版印刷卡片的草案都沒有变成事实。

在革命前的俄罗斯集中編目是不可能实现的。帝俄政府，劳动群众教育的惡毒敌人，同教育影响很大的圖書館进行了猛烈的斗争。圖書館工作者，为了争取圖書館的开放和生存权利，献出了自己的全部力量。过去的俄国圖書館員，不可能給予圖書館事業的組織以足够的注意。对于这点，应当补充說明：“人民和社会的圖書館毫無权利，学院圖書館也沒有一定的地位，各种圖書館内部漫無組織，缺乏地方的和中央的机构，圖書館工作者完全是一片散沙……”。^①这显然大大地阻碍了集中編目的發展。

同时應該承認，俄国集中編目最初草案的起草人，对圖書館事業的理論作出了寶貴的貢獻。如 E. И. 阿尔卡季耶夫，Я. Г. 克瓦斯柯夫，Н. Ф. 菲多罗夫，B. A. 克蘭吉耶夫斯基等，都是最早宣傳集中編目思想的人，并且为偉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解决这个問題打下了基础。

1919年，由国立薩尔蒂柯夫-謝德林公共圖書館發起，与全苏出版物登記局商談了如何使“圖書年鑑”适合于編目目的的問題。曾經通过了將該杂志出版份数內的一部分改成單面印刷的決議。可惜由于国家經濟情况很困难，所以就沒有出版。这时，在“圖書館評論”杂志上發表了公共圖書館副館長兼科学部主任 A. И. 布拉烏多的一篇論“圖書館目录的印刷卡片”的文章，这篇論文宣傳了印刷卡片的优越性^②。

1921年，B. A. 克蘭吉耶夫斯基^③在俄国目录学会會議上作了关于在“卡片簿”的卡片上刊印登記書目与評論杂志的报告。

1922年，在出版物登記局召开的會議上，苏联国立列宁圖書館的

① 第一次全俄圖書館事業代表大会報告書。第一部分，聖彼得堡，1912年，第1頁。

② “圖書館評論”，1919年，第1期，第97—100頁。

③ B. A. 克蘭吉耶夫斯基是当时“圖書年鑑”的編輯。

代表們重新提出，并且贊成將“圖書年鑑”中的著錄印在卡片上的計劃。可是，這一計劃因經濟關係也沒有實現。

1924年，在第一次全俄圖書館代表大會上和第一次蘇俄科學圖書館代表會議上討論的主題，就是關於集中編目的問題。梁贊的“印書館”出版社和基輔的烏克蘭圖書學研究所出版的印刷卡片，就是在這一年實現的。

但是所有這些措施，還不能看作集中編目的開始。因為梁贊出版社和烏克蘭圖書學研究所的卡片印數都不大，既沒有計劃，也沒有一定的目標。

蘇聯的集中編目正式開始於1925年。當時成立了蘇俄中央政治教育委員會的集中編目處，開始定期出版大眾圖書館適用的印刷評注卡。1925年11月1日第一批印刷卡片的出版，是給蘇聯的集中編目打下了基礎。

俄文圖書的集中編目

大眾圖書館印刷卡片的出現，是蘇聯圖書館事業史上的一件大事。集中編目處的印刷卡片是在這樣年份里開始發行的，那時各圖書館都沒有任何關於目錄編制所必須遵循的條例。在目錄著錄的方法上極不一致，就連目錄卡片的尺寸也不統一。因此，各圖書館採用集中編目處的印刷卡片，具有巨大的組織和教育意義。印刷卡片促進了圖書著錄方法的統一，此外，所有圖書館也都把目錄卡片改為統一的标准尺寸。

開始時，有提要的印刷卡片，在著錄方法上遵照了中央（現今為全蘇）出版物登記局的實際經驗而略加某些簡化。例如，在1936年以前，官方和政府出版物的著錄概以書名為主，題下事項和題上事項的簡寫是廣泛運用的，印刷廠的名稱沒有表明，書型大小也不列入，但出版年的位置則安置在出版機關名稱的後面^①。

^① 在那個時期，出版物登記局把出版年代表明在著錄本文的起頭部分。

每种圖書的目录著录,一般作了簡短的提要。但是在那个时期,提要帶着客观主义的公式化的特征——一般缺乏对作品的評价。尽管如此,这种提要还是有益处的:它帮助了圖書館員們来研究圖書或向讀者推荐圖書的工作。

卡片上,除了目录著录外,还引用了十进分类号,兩位数的著者号碼,以及圖書能为各种讀者群接受程度的規定符号。从1927年起,在卡片上开始标明主题标目,而且自1932年以后,就有了輔助著录的根查。在这个时期还出版了印有附加著录的标目的卡片。

有提要的印刷卡片包括了大众圖書館入藏的現代出版的俄文書籍。小型机关和出版数量較少的出版物,就沒有印刷卡片。当时所編印的全年成套卡片,平均每年为一万二千張。

印刷卡片都須由預訂方式供应。應該承認,中央編目处的工作人員們曾对訂戶努力作出最优待的办法,使它們得到最大的便利。除預訂全年的成套卡片外,同时容許選購按十进分类的个别部門的全套卡片。从1927年起,把印刷卡片划分为几种类型的成套卡片,可以隨便選購,如:甲等城市——較大的圖書館;乙等城市——中小型圖書館;村圖書館;兒童圖書館。此外,訂戶还可按着著者姓氏或号碼選購个别的印刷卡片^①。

1936年,印刷卡片的出版工作轉归于前圖書館学和推荐書目科学研究所。从这时起开始了印刷卡片史的第二个时期,这时的印刷卡片的質量有些改进,所有的著录事項較为完备;采用了以团体著者为主的著录,改进了提要的質量,并在提要中指出了圖書的思想方針,圖書的科学和实用价值。

訂購条件有了改善:各类型的成套卡片的数量增加了,專題卡片的套数达到了二十八种。

在目前,印刷評注卡已由全苏出版物登記局来出版,自1949年

^① 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就在1926—1928年出版了“中央政治教育委员会集中編目處公报”,其中刊印已出版的圖書的目录。

起，卡片著录的編印由苏联国立列宁圖書館来負責。这是印刷卡片史第三个时期的开始。

把对印刷卡片的方法指导交給国立列宁圖書館担負，这是在改进大众圖書館集中編目的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以中小型圖書館的“統一編目条例”为基础而进行现代書刊的著录，这显然是目录著录質量的提高。提要尽管有一些缺点（人所共知的公式主义，經常措詞不明，作品情节的重述过分冗長等等），究竟它是有价值的，合理的。在提要中更清楚地揭露着圖書的思想方針、科学或实用价值和讀者用途。除著录外，在卡片上还引用了分类目录的十进分类号和著者号码。遺憾的是，在卡片上没有关于輔助著录的根查。

集中編目的困难問題之一，是选择进行著录的圖書。这种选择要使拥有各种各样藏書成分和讀者成分的大批圖書館都感到滿意，确实是很困难的。但是，由于印刷卡片被划分类型而成套發行，就使上述缺点在頗大程度上得到补救。从1957年起就出版了这样四套的印刷卡片：1. 区圖書館用的印刷卡片；2. 省、市圖書館用的印刷卡片；3. 村圖書館用的印刷卡片；4. 兒童和学校圖書館用的印刷卡片。每套卡片包括一切知識部門的圖書，但在选择圖書时应考虑到各类型圖書館补充圖書的特点。

自1952年起出版了的那些必須反映在分类目录若干門类中的圖書的成套补充卡片，到1957年不再单独出版，而把它包括在上述的每套卡片里，这就使得各圖書館有可能在收到主要卡片的同时，也可收到补充卡片。这种新办法是值得讚揚的。

印刷評注卡的質量一年年都在改进，訂戶的数字一往直前地在增加。但同时也应注意到这个事实，即在圖書館工作上使用印刷卡片显然是不够的。評注卡的使用不大的原因，除了圖書的选择不能令人滿意以外，卡片的發行也是不及时的。在1952年以前，卡片的發給訂戶每月一次，从1952年起是每月三次，但自1956年以后，全苏出版物登記局就改为每月分發卡片四次。然而这样發行卡片的方式

还不能被認為滿意；应当每日發行一次才好。

在那時以後，為大眾圖書館而進行的集中編目已經有了穩固可靠的基础，這就有可能着手為科學圖書館的本國圖書來刊印印刷卡片。全俄科學圖書館代表會議（1926年）通過了委託蘇俄中央（現今為全蘇）出版物登記局為科學圖書館進行集中編目的決議。

出版物登記局根據這個決議，就從1927年1月1日起開始利用現成的“圖書年鑑”雜誌，把它出版的一部分印成卡片。卡片與“圖書年鑑”上相應記載的不同之處，只在於把著者姓名構成單獨一行，以及其他編排上的一些小的修改。

為使“圖書年鑑”所採用的著錄方法更好地和圖書館實踐取得一致，出版物登記局就採用了前圖書館學研究所的“條例”^①作為目錄著錄的基础。著錄標目的統一^②實現了，目錄著錄也由圖書館目錄中多餘事項之被併入附注而更加簡易了。

印刷卡片的著錄方法，在過去幾年中不止一次地向着進一步簡化和盡量適應圖書館需要這一方面改變。例如，按團體著者著錄的出版物的數量大受限制，集體著者的標目簡單化了；許多表面的著錄事項逐漸從著錄中排除出去了。從1949年起，全蘇出版物登記局完全以“統一編目條例”^③為依據。應當指出，印刷卡片在方法方面的質量，是顯著地改進了，並且完全符合於各圖書館的要求。

為了便於圖書館管理各種目錄，除著錄以外，在卡片上還表明出兩種分類號（一種是十進分類號，另一種是全蘇出版物登記局出版物上所採用的分類號），著者號碼，輔助著錄的根查以及主題的標目。

全蘇出版物登記局的印刷卡片所包括的圖書，也像著錄方法一樣，曾經變更了數次。從1927至1937年止，只把蘇俄境內出版的圖

① 字順目錄編制條例，第一和第三分冊。莫斯科，1927—1932年（列寧公共圖書館圖書館學研究所）。

② 1927年以前，一個著者的作品，在“圖書年鑑”上著錄可用真名，也可用假名，完全依據書中表示著者的形式為轉移。

③ 圖書館目錄出版物著錄統一條例。第一部，第一分冊，圖書著錄。莫斯科，蘇聯國立列寧圖書館，1949年，第334頁（蘇俄部長會議直屬文教機關事務委員會）。

書印成卡片；而對其他加盟共和國出版的俄文圖書則不予以集中編目。在1938年以前，不僅對專題論文、通俗科學書籍和教科書都印有卡片，就是對小型機關出版物和其他各種在圖書館中不進行編目或分組處理的資料，也都印有卡片。

1938年，印刷卡片從“圖書年鑑”中划分出來。現在這兩種出版物是各自排印的。從這時起，大部分的公文和小型機關出版物都沒有著錄的卡片。從1942到1949年，印刷卡片重新反映“圖書年鑑”所登記的全部俄文圖書，也包括小型機關的出版物。涉及的范围這樣廣泛是不能被讚許的，因為既影響了印刷卡片的出版時間，同時各圖書館也都難於使用它們。

從1950年起，印刷卡片所包括的圖書范围又一次遭到了限制。教學大綱、各種指南、紀念冊、農業規則之類的出版物，都從集中編目的范围内排除出去了。

全蘇出版物登記局的印刷卡片在訂購方面擴展起來了：有全年成套卡片的訂購，也有按學科分組卡片的訂購。為了便利訂戶起見，從1951年開始，分組的數量逐漸有增加，到目前為止，已經達到了三十一組^①。

在過去的三十年中，卡片的出版數量增加到十倍以上。在1927年，卡片總共只印了七十份。到1957年1月，僅只全年成套的卡片的出版數量就達到三百份。除此以外，各種學科分組卡片的印數平均也是這樣。在1956年內編印了三萬四千一百一十二種俄文圖書的卡片。而且這些卡片是每天分發的。

接受呈繳本的大型圖書館也打算使用印刷卡片。為了規模較小的圖書館（一種省的，大城市的，高等學校的圖書館）都能定購印刷卡片，全蘇出版物登記局從1953年起開始發售一套經過簡縮的卡片。這套卡片大約只有未經簡縮的全套卡片的三分之一，所包括的只是由中央和地方的出版機關所發售的圖書的著錄。這套簡縮卡片的訂

^① 1951年以前實行分組訂購的總共為十組。

戶平均每年收到一万到一万二千張卡片。卡片的印数为八百份。

在这套簡縮的印刷卡片上，除載有十进分类号和全苏出版物登記局自己的分类号以外，还添加了标准目录上所采用的分类号。

这套簡縮卡片的出版，大大地扩充了在中小型圖書館中使用印刷卡片的可能性，同时便有可能从1957年起停止出版給省圖書館用的那套評注卡。当然，这套評注卡也从未滿足过各省館的要求。

在長时期里从沒有出版过关于学术性学位論文的印刷卡片。这个严重的缺点，迫使苏联科学院圖書館在1952年着手为学术論文出版少量份数(三十份)的印刷卡片，以滿足科学院系統圖書館的需要。这个出版物在1953年停刊了。1954年，学术論文的著录，已經被包括在全苏出版物登記局的集中編目总計劃中。

学术論文的卡片，除了目录著录外，只表明出一个著者号码。卡片上既沒有分类号，也沒有主题标目。

学术論文的印刷卡片，并未列入俄文圖書的全套卡片之内，而是单独出版的。它的訂購办法是按全年整套或按学科分組發行的。每年出售到三千套，其中有一百九十套是整套的。

苏联其它民族語文圖書的印刷卡片

在第二次全俄科学圖書館代表會議上（1926年）曾提出了关于民族語文圖書的集中編目的問題。可是，在那时这个問題的解决遭到了一系列的困难。不是所有加盟共和国出版物登記局都把这项工作办理得很好；許多出版物登記局沒有派遣技术熟練的干部。代表會議在当时放弃通过任何建議，讓这个問題的解决提交各加盟共和国出版物登記局自己去处理。

然而，苏联共产党民族政策的一个卓越表現是：圖書产量的空前增加，大众和科学圖書館的蓬勃发展，这就十分坚决地促使其它各加盟共和国不得不出版本族語文的印刷卡片。

烏克蘭共和国出版物登記局为各加盟共和国的集中編目打下了

基础，它在1927年就已开始对本国語文圖書出版了印刷卡片。其他加盟共和国也就很快跟着实行起来了。在偉大的衛國战争之前，印刷卡片分别在烏克蘭(从1927年开始)、格魯吉亞(从1928年开始)、阿尔明尼亞(从1930年开始)和阿捷尔拜疆(从1937年开始)等共和国出版了。

應該承認，在初期，各民族印刷卡片的質量，無論在著录方法方面，或是在印刷裝璜方面，都是水平很低的。主要的缺点是：卡片上所采用的目录著录方法与圖書館的实际有分歧，同一种圖書在各出版物登記局的卡片上著录也不一致。著录本文中的事項不完全，著录本文对于圖書沒有給予足够明白的概念；对于民族語文圖書的著录經常沒有譯成俄文；在卡片上照例缺乏輔助事項等等。

上述的印刷卡片質量不能使人滿意的例子，并不意味着各加盟共和国出版物登記局在集中編目方面的工作沒有良好的經驗。大家知道，例如烏克蘭共和国出版物登記局在某一时期中曾經出版过期刊的印刷卡片。圖書的印刷卡片，除著录以外，在1934年以前，还包含有輔助著录的根查和讀者用途的指示；在1938年以前，則有十进分类号、著者號碼和主題标目。此外，烏克蘭共和国的出版物登記局，从1937年起，出版了書評卡片目录。書評卡片目录，就是所評論的書籍的簡略著录，以附注的形式指明登載書評的报刊名称、評論家的姓名和書評的題目。

阿捷尔拜疆共和国出版物登記局，于1938年起刊印了大众圖書館用的印刷評注卡，卡片不仅包括現代出版的优秀書籍，而且还包括前几年出版的各种选集。

在1938年以后，各加盟共和国印刷卡片的質量，有了显著的改进，这时各加盟共和国的出版物登記局在著录方法上已受全苏出版物登記局的节制，所以都轉而采用了全苏出版物登記局的圖書著录条例^①。可是，1941年开始的偉大衛國战争阻碍了各加盟共和国的

^① 圖書著录条例。增訂第二版，莫斯科，1936年，第48頁。

集中編目的進一步發展。

戰後，集中編目的新發展階段來到了。各出版物登記局開始恢復因戰爭而停止出版的印刷卡片，並且有些共和國的出版物登記局還是初次着手這項工作。1946年，立陶宛共和國開始出版印刷卡片；在它之後，白俄羅斯共和國出版物登記局在1948年刊印了卡片；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共和國的出版物登記局也都在1950年開始出版卡片；烏茲別克共和國在1954到1955年期間出版了印刷卡片；自1956起塔什克共和國的卡片問世了，而基爾吉茲共和國則自1957年起才開始發行。

各加盟共和國出版物登記局的印刷卡片，包括着在本國境內用本族語文和俄文出版的並為各大眾圖書館所入藏的圖書。而教科書、各種指南、紀念冊、農業規則以及屬於分組處理的各種資料，則都不包括在內。

各種圖書都用本族語文來著錄。在卡片上刊有關於一書的主要事項，如著者、書名、出版事項，而大部分共和國出版物登記局的卡片還譯成了俄文。烏克蘭、白俄羅斯、立陶宛、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等共和國的出版物登記局，在其印刷卡片上附有揭露各書內容的詳盡提要。在全部印刷卡片上，都表明着著者號碼、標準目錄所用分類表的分類號和輔助著錄的根查。

在戰爭結束後的過去十二年內，各加盟共和國出版物登記局的集中編目工作已經得到了可觀的成就。

各加盟共和國所採用的“統一編目條例”和全蘇出版物登記局的方法指導的加強，促成了印刷卡片質量的顯著改善^①。目錄著錄的質量顯著地改進了。在這方面烏克蘭和白俄羅斯共和國，以及波羅的海沿岸各共和國的出版物登記局的卡片是與眾不同的。愛沙尼亞共和國的出版物登記局，除主要卡片外，還刊印了參照卡片。

^① “統一編目條例”已被譯成烏克蘭、阿捷爾拜疆、阿爾明尼亞、愛沙尼亞及立陶宛等文字。

訂購印刷卡片和供应訂戶的情况,一年一年在改善。例如,立陶宛共和国出版物登記局,除了主要卡片外,还充分供应字順目录所应包括的附加著录卡片和分类目录的补充卡片。烏克蘭和白俄罗斯共和国的出版物登記局刊印了兩組印刷卡片:一組是有提要的,适用于大众圖書館;另一組是沒有提要的,适用于科学圖書館。一組帶提要的卡片被扩充为三套卡片:(甲)市和区圖書館适用的卡片,(乙)村和集体农庄圖書館适用的卡片,(丙)兒童圖書館适用的卡片。

有些共和国所采用的推广印刷卡片的方法,是值得注意的。在格魯吉亞、爱沙尼亞和基尔吉茲共和国里,是通过圖書館圖書供应处来推广卡片的。阿尔明尼亞共和国出版物登記局的卡片,是免費送給文化部系統的圖書館的。应当指出,按照白俄罗斯共和国文化部的指示,各大众圖書館是必須使用該共和国出版物登記局的印刷評注卡的。

同时,第十次加盟和自治共和国出版物登記局局長會議(1956年)曾經指出,各加盟共和国的集中編目工作,在編目方法上,在印刷卡片的出版和分發上都存在着重大的缺点。常常可以遇到从俄文譯出的書名不正确,提要經常不恰当。圖書館对卡片的外表方面有很多埋怨:不遵守卡片的标准,卡片的邊緣粗糙不齐,沒有穿鋼条的圓孔,卡片的質量太坏等等。

总结上述关于加盟共和国集中編目的状况,我們可以得到如下的結論。

对苏联各民族語文圖書用集中方式来进行編目的,还只有十个加盟共和国,各种印刷卡片还没有把自治共和国境内出版的圖書包括进去。集中編目的質量不是处处都达到同样的水平。消除集中編目范围内的空白点,提高印刷卡片的質量應該成为各领导机关的首要任务。

外文圖書的集中編目

我国科学圖書館从世界各个角落里收到大量的各种各样的外文

圖書。所有這些大量的圖書，直到最近時期還沒有引起我們各個中央的編目機構的注意。這是由於入藏的外文圖書的集中編目，總是有着許多嚴重的困難。首先是各種不同的補充來源（有訂購的，有交換的，有贈送的），就不好計算和集中這些入藏的圖書。此外，各種圖書館所收到的相同書籍百分比不大，幾乎不一定要利用印刷卡片來進行編目。

從1955年起，各圖書館在外文圖書補充方法上有了改變。按照新的規定，現在蘇聯國立列寧圖書館差不多可以收到蘇聯文化部、高等教育部和衛生部所訂購的全部書籍各一本。這樣一來，列寧圖書館得到了一種外文圖書“呈繳本”，由於這個緣故，它就可以領導這方面的集中編目，並且用印刷卡片來保證供給全國有關的圖書館。

除列寧圖書館外，蘇聯科學院圖書館和全蘇出版物登記局也都實行了外文圖書的集中編目工作。

在蘇聯第一次出版外文圖書印刷卡片的，是蘇聯科學院圖書館。這種卡片由於該館內部需要而產生以後，就馬上得到了更加廣泛的意義。

卡片是從1937年開始刊印的。它包括着蘇聯科學院圖書館和該院其他機關的圖書館的基本藏書中當前所入藏的外文圖書^①。在偉大衛國戰爭時期，卡片的出版停止了。直到1946年才又恢復出版。蘇聯科學院圖書館，在二十年內（從1937至1956年）總共出版了十二萬張以上卡片。

蘇聯科學院圖書館的印刷卡片，在著錄方法方面完全滿足了需要的人們，並且可以算是一個可靠的來源。卡片的著錄，從1949年起，就已與“統一編目條例”相符合，在著錄中，對所編目的圖書給予足夠完全的評述，提供很詳盡的目錄事項，披露論文集的內容，確定不夠明晰的書名。在卡片上表明輔助著錄的根查和藏有這種圖書的

^① 在偉大衛國戰爭以前，蘇聯科學院圖書館刊印了組成各種專藏的舊外文圖書的卡片一萬餘張。